莊子內篇註 卷三之四

口 13
2967
2

口13
2967
2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人間世第四

此篇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然養生主。乃不以世務傷生者。而其所以養生之功夫。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養。即處世自無伐才求名。無事強行之過。其於輔君奉命。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而其功夫又從心齋坐忘虛己涉世。可無患

矣。極言世故人情之難處。苟非虛而待物。少有才情求名之心。則不免於患矣。故篇終以不才爲究竟。苟涉世無患。方見善能養生之主。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以孔子乃用世之聖人。顏子乃聖門之高弟。故借以爲重。使其信然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仲尼問何往。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意謂雖顏子之仁人。亦不勉無事強行之過。曰。回聞衛君。嗣蹟也。其年壯。壯年盛。言很戾自用。氣之時。其行獨。言很戾自用。拒諫妄爲也。輕用其國。而不自見其過。言不恤民輕視其國。不自知其過。輕用民死。言不恤民故民死亡者衆。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言以國比乎澤。而民之死者相枕籍。若澤中之蕉也。民其無如往矣。言民受困無所往告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言國已治。不以無功而干祿。亂國就之。言國勘亂扶危以安民也。醫門多疾。謂善救時者。如良醫之門多疾人也。願以所聞思其則。蓋回素聞夫子之言如此。故願以所聞。思其法則。將以匡正衛君也。庶幾其國有瘳乎。言庶幾使民免其疾苦也。仲尼曰。譆。驚歎也。若殆往而刑耳。言汝甚欲往。必遭其刑耳。夫道不欲雜。謂學道當專心壹志。不可雜亂其心。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言心雜則

以多事自擾擾則憂患而不可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言古之至人涉世先以道德存乎己然後以己所存施諸人卽此二語乃涉世之大經非夫子不能到此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謂顏回道德未充自修不暇又何暇至暴人之所行乎且若汝也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蕩散也出露也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不能保全者爲名之蕩也名蕩而實少矣知之發露於外者以啟爭之端也名也者相軋也軋軋機之聲也言名者乃彼此相擠軋不得獨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才知一露人人忌之則由此而致爭不相安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言才德知術二者乃招患之端爲凶器也豈可以盡行乎且德厚信矼矼確實貌未達人氣謂我以厚德確信加人必先要達彼之氣味與我投與不投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言我雖不爭名聞於彼且未達彼之人之心信否何如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當是衒字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返菑之若殆爲人菑夫言己雖確信虛己致彼且未審彼之氣味不達心志則將以汝爲因揚彼之惡而顯己之美所謂未信則爲謗己也此謂之菑害於人凡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汝不審彼己而彊行殆爲彼人菑之也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汝也求有以異且彼衛君誠有悅賢而惡

不肖之心。則彼國自有賢者。何用汝特往而求以顯異耶。若汝必不
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言女非詔命而往。則彼王公。必將乘人君之勢。與汝
鬬其捷勝。而不納其言。而汝也。目將熒之。言汝見人君之勢以加
目眩惑之矣。而色將平之。眼目一眩。必將自救。而容色平和以求解矣。口將營
之。容貌既已失措。而口必營營以自救也。容將形之。容貌言辭一失。則
就也。心且成之。外貌一失。則內心無主。必將捨己而就彼。返成其惡也。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言始則將順。而返成其惡。是以水火而救
水火。但增益其多耳。順始無窮。言彼之惡竟無窮。若汝也。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若彼不見信。而遽加之以
彼將致疑而返以爲謗。忠厚之言。是謂交淺言深。
如此則必死無疑矣。

此一節言涉世之大者。以諫君爲第一。若人主素
不見信。而驟以忠言强諫。不唯不聽。且致殺身之
禍。此非夫子之大聖深達世故。明哲保身者。其他
孰能知此哉。顏子有所未至也。此爲人間世之第
一件事。故首言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

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言龍逢比干。以忠立名。而竟見殺者。蓋爲居臣下之位。而傴拊人君之民者。傴拊。言曲身拊恤於民。以示憐愛之狀也。謂人君不愛民。而臣下返爲之愛恤。是自要名。以拂逆人主之心。此所以見怒而取殺也。豈非好名取死之道耶。故人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君。故人君因其修而擠害之。是好名之過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名。禹攻有扈。國名。國爲虛厲。使其國爲空虛。死其君爲厲鬼。身爲刑戮。親身操其殺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謂二聖皆求爲仁之實無已。故用兵不止。以此好名。以滋殺戮。是皆求名實者也。求仁之名而行殺伐。名成而實喪矣。而汝也。

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乎。言名實雖二聖人。且不能勝。而全有之。而況若汝也乎。

此謂顏子無事強行。求名之實。必不能全。以明往而刑之必然也。且名實聖人猶不能全。而況凡乎。

上文夫子以教其必不可往。下又問其往之之道。

雖然。若汝也。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來語辭。夫子謂雖然我如此說。其勢必不可往。不知汝將何術以往耶。當以語我。試看何如。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則可乎。問謂我無他術。但端謹其身。以虛其心。不以功名得失爲懷。更勉一其志。不計其利害。如此則可乎。曰惡惡可。言其甚不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陽者。盛氣。言衛君壯年負驕勝之氣。女以小心端謹事之。則益充滿彼之盛氣。而志更大飛揚。將發現於顏面矣。采色不定。喜怒不常也。常人之所不違。言彼喜怒不常之氣性。卽尋常執侍之人。亦不敢違。況汝未同與言之人乎。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自快之意也。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彼拒諫之人。卽日漸以言感發之。彼卽定將所感之言。返案於女。以求容與以快其心。不但不聽而已。如此飾非之人。卽日漸小德亦不成。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毀也。其庸詎可乎。言彼將固執已志而不化。縱汝能端虛而外謹。勉一而內不毀。竟有何用乎。言其必無功效。徒費精神耳。

此一節言彊梁拒諫之人。縱以忠謹事之。祇增益其盛氣。亦無補於德。終無益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聞夫子之言。以端虛勉一。必不能行。又思其則以內直外曲。上比古人。挾此三術以往。其事必濟矣。內直者與天爲徒。此顏回自解三術之意。言內直與天爲徒者。言人之生也直。此性本天成。則彼我同此性也。故曰與天爲徒。徒謂彼亦人耳。既同此性。苟言之相符。寧無動於中乎。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

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言既天性本同則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但直性而言之亦不必求其彼之以我言爲善爲不善。我唯盡此眞純無僞之心如此則彼以我如赤子之心矣此又有何患焉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外曲者謂曲盡人臣之禮也不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其言雖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上比者謂比古人之言失其儀又何疵焉。

教謫謫謂指謫是非也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成者引其成言也上其言雖謫之而明言是非而所言皆實乃古人之言。非我之虛談也如此則言雖直以非我出則不以爲病矣若是則可乎。以此三術則庶幾可乎。

仲尼曰惡惡可。歎其必不可也。太多政法而不諜。政法猶法則也諜猶安妥謂穩當也言挾上三術而法則太多猶不穩當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言以此三術固亦不得罪然止是如此而已耳亦不能使彼心化也何也以三術皆出有心未能忘我且已未成焉能化彼哉。

此一節言三術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來與

天爲徒畏天也。與人爲徒畏大人也。與古爲徒畏聖人之言也。但議論渾然無跡。言此三事亦非聖人大化之境界。止於世俗之常耳。意在言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言回之學問止此而已。更無以進矣。敢問其方。請問夫子之教以何法也。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言須齋心待聽我之教也。若有而爲之。其易耶。言汝有心而爲之事。自已未化。便欲化人。豈容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心之事爲容易者。其心不眞。故上天所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此顏子未知心齋也。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專一汝之心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言返聞於心性。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心尚未忘形。氣則虛而形與化之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謂心冥於理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言心虛至極。以虛而待物。唯道集虛。虛乃道之體也。虛者心齋也。教顏子之心齋以主於虛也。

顏子多方。皆未離有心。凡有心之言。未忘機也。機不忘則已不化。故教之以心齋。以虛爲極。虛則物

我兩忘。已化而物自化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言未受教時。自以爲有己。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一聞心齋之教。頓忘其已。此忘已可謂虛乎。回於一言頓悟如此。夫子曰。盡矣。謂心齋之理。盡於此矣。吾語若。言汝有地矣。故將語之。若也。能入遊其樊。樊。謂籓籬。謂世網中也。而無感其名。言能遊人世。虛已忘懷。無以智巧以感動人而要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言不可執一定成心而往。但觀其人。精神氣味。相入則言。不入則止。不可强行。無門無毒。門者。言立定一箇門庭。毒。卽瞑眩之藥。謂必瘳之藥。此二者有患。皆不可用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則幾矣。一宅者。謂安心於一。了無二念。卽其所言。當寓意於不得已而應之。切不可有心强爲。如此。則庶幾乎可耳。絶跡易無行地難。言逃人絶世尙易。獨有涉世無心。不著形跡爲難。卽老子善行無轍跡。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聖人應之使也。若是爲人之使。容可以僞。聖人乘眞心而御物。又安可以僞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此有心無心之喻也。言世人心應物。而使人感化。若無心爲事而成者有之。若無翼而飛者。此未之聞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世人皆以有知而知之者。聖人以無知者。蓋言忘形絶智。以無心而應物者。未之聞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此心虛之喻也。謂室中空虛。但有缺

處。則容光必照。而虛室中卽生白矣。以喻心虛。則天光自發也。吉祥止止。言有心而隨之。所謂吉凶悔悋生乎動也。今若心虛無物。則一念不生。虛明自照。悔悋全消。惟吉祥止止。而言此虛心乃吉祥所止之處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言人心皆本虛明。第人不安心止此。私慾萌發。則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彼。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徇。作殉。猶喪失也。言喪耳目之見聞。返見返聞。故云內通。若內通融於心體。眞光發露。則不用其妄心妄知。如此。則虛明寂照。與鬼神合其德。故鬼神將來舍矣。而況於人而不感化乎。此無翼而飛者也。此教同之極處也。是萬物之化也。謂喪我兩忘。我忘物化。則萬物盡化爲道矣。禹舜之所紐。樞紐。也。伏羲几蘧古聖君也。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我兼忘。萬物盡化。此混歸大道之原。卽禹之神聖。亦執爲樞紐。而伏羲几蘧之大聖。御世終身所行。而況散民乎。顏回能以此用世。又何强行之有哉。

此言涉世。先於事君。此言輔君之難也。苟非物我兩忘。虛心御物。不得已而應之。決不能感君而離患。若固執我見持必然之志而强諫之。不但無補於君。且致殺身之禍。此龍逢比干之死。皆是之過也。

下言使命之難。

葉公子高葉公名梁。字子高。楚大夫也。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意將有兵革之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言齊君待使者貌雖恭而心甚慢。不能應使者之急事。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言楚之事甚急。而齊若慢之。則不敢輕意催促。且匹夫尚不可輕動。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恐誤國事而取罪。故甚恐懼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嘗憶夫子教我。謂事無大小。必以歡成。儻齊之不歡。則事難濟矣。此所以恐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言事若不成。君能無罪我乎。是必有人道之患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言齊儻不急必多方勞慮。委曲求成。則焦勞之病。乃陰陽之內患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有德者。謂全德之聖人也。意謂事之成與不成。俱無患者。唯聖人虛心應世。不以物爲事者能之也。吾食也執麤而不臧。善也。謂不求甘美之厚味也。爨無欲清之人。言我之飲食淡薄。無多烹庖。故執麤而不臧。爨之人。無有怕熱而求清涼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言素無厚味。故無內熱之症。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則火症內發。乃憂愁焦思以動其火耳。其內熱之病歟。吾未至乎事之情。實也。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言未就事。早有陰陽失錯內熱之病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事若不成。國君能無罪我乎。此人道之患所不免者。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言此兩患在身。事不由己。故爲人臣者所不能任之也。子其有以語我來。願夫子有以教我也。

此言人臣以使命爲難也。以爲人臣者但以一己功名爲心。故事必求可。功必求成。以此橫慮交錯於胷中。勞神焦思之若此。乃舉世人臣使命之難。絶不知有所處之道。故不免其患耳。故夫子教以處之之方。意有一定之命。一定之理。安順處之。自無患耳。若持必可之心。固所不免也。

下夫子教其莫若致命此其難者。將此起語爲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者。謂世之大經大法也。乃君親之命不可易者。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莊子誹仁義。獨於人之事君以義爲主。又以死忠爲不善。今言人臣之事君。無往而非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言世之君親之命無所逃。此乃忠之盛也。此老何曾越世故耶。

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言子之事親。無往而非親之大經大法之不易者。是以

命。則不敢擇地而安之。此乃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言事君者。唯命是聽。不敢以難易二其心。自乃忠之盛也。故古人恥貳心以事主者。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言孝則當竭其力。忠則盡乎命。以盡心盡命爲主。不以難易推移之志。此事心之大者。不以哀樂入於心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言人臣之分。知其事之難。無可奈何。亦不敢貳心相視。但安之若命。安命則忘其難易。此乃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言人之臣子。固有不得已之事。但當盡命以忘其身以從事。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言臣子盡命而已。豈敢以生死爲去就哉。夫子其行可矣。教葉公但當如此而行可矣。

莊子全書皆以忠孝爲要名譽喪失天眞之不可尙者。獨人間世一篇。則極盡其忠孝之實。一字不可易者。誰言其人不達世故。而恣肆其志耶。且借重孔子之言者。曷嘗侮聖人哉。蓋學有方內方外之分。在方外必以放曠爲高。特要歸大道也。若方內則於君臣父子之分。一毫不敢假借者。以世之大經大法不可犯也。此所謂世出世間之道。無不

包羅無不盡理豈可以一槩目之哉。

巳請復以所聞。前槩言君臣父子之分義。此下方復言使命之理。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也。凡交近國。必須符驗。則不假辭令。遠則必忠之以言。若交遠國。則必忠之辭令。以合二國之歡。言必或傳之。謂言必要使者口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言之所係。安危以之。而禍福隨至。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病在於溢。凡溢之類也妄。溢美溢惡。出於過用智巧。故失其本眞。故曰妄。妄則其信之也莫。以言不至誠。故聽之者亦莫然不信。莫則傳言者殃。既不相信。則罪在傳言者殃矣。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常情。乃眞實無妄之言。則幾乎全。庶幾免禍。

此一節。言使命之難。以兩家之利害皆在一己擔當。若溢而過實。則令聽者生疑不信。是爲生禍之本。而傳者必受其殃。所以貴乎眞實無妄。庶幾可保全耳。

下文申明雖苟全目前之事。而終必爲害。甚矣言之不易。不可不謹愼其始也。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奇巧此言慎始慎終之道也且始以巧鬬力者乃以戲劇相格鬬也始則兩情相嬉及其過甚則有求勝之心必各用其奇巧奇巧一出則必有一傷傷卽認眞至不可解則終之以怒矣陽猶喜陰猶怒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太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且如飲酒者初則賓主秩然有禮及至酣樂劇樂劇則亂必隨之不獨巧鬬飲酒凡事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鄙詐也且如人之交情始則肝膽相照必信不疑久則鄙詐之心生焉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不獨人情卽作事始作必以簡省爲主其將畢也必巨自有不可收拾者蓋勢之必至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

也凡事不能保其始終而言行尤甚蓋言者風波也乃是非所由生行者實之所自發行成而實喪矣故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故當所必謹者豈可妄乎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知此則知所愼矣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故凡人忿怒之設實由巧言偏辭以激發之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茀勃然也厲鬼病也謂巧言偏辭以激怒其人以致怒氣勃然而發則不擇可否而橫出之如獸死之不擇音則使聽者以爲實然則並皆心生鬼病而不可治矣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謂聽言激怒之人乘其怒氣則於所怒之人必以橫口非理加之毫髮推求不少寬假而剋核之若剋核太至則彼被怒

之人。亦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是則兩家之禍成矣。禍雖成而竟不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然者。蓋由巧言偏辭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若苟知其巧言之偏辭爲禍之端。害事之甚。故奉使者必知其所由言然。則兩家之禍將不知其所終矣。若苟知其巧言之過。則尙可解。若不巧言偏辭爲禍之端。害事之甚。故奉使者必不可溢言。無遷改其令。無勸其成。免後禍也。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凡增益者。乃過其度也。遷令勸成。終必壞事。必不可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歟。凡事不宜速成。故美成在久。若强勉惡成。則不及改矣。不可不愼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此方教以使命之正道也。惟有至人。物我兼忘。順物之自然。以遊心於其間。事不可有心以强成。當托於不得已而應之。以養中正之道。而不失其守。如此應世。可謂至矣。何作可報耶。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此結乃起語也。言使命者。何所作乃可報也。莫若致命。謂在事之成否。自有一定之天命。卽今奉使又有一定之君命。知天命之不可違。則當安命順其自然。不可用心以溢言僥倖以成功。知君命之不可違。則不可遷令以勸成。以免後禍。此所謂致命之意。此必至人方能。尋常人則不易。故曰此其難者。

此一節言應世之難者無愈使命。如葉公之所憂者固然。而夫子之言皆使命之至情。禍福之樞機。切中人情之極致。所謂士見危致命者。非夫子大

聖深於世故者又何以致此哉。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蒯聵也。而問於蘧伯玉。名瑗。衛之賢人。孔子之友也。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去聲。降也。謂天生低品之人也。與之爲無方。謂不以法度規之也。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若以法度繩墨之言諫之。則必不信而見尤。則危吾身。其知去聲。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己之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謂其人如此。吾將奈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善其問於我也。戒之愼之。言此人不可輕意犯之者。正汝身哉。當先正己而後事之。形莫若

就。言其人很戾不可逆之。將順其美而後救其惡。宜之。故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雖然形就心和。亦未免患。形就。將與己同。心和。則將不爲悅己。以此縱之。則不敢以規諫。故有患。就不欲入。言形雖就。不可全身放倒也。和不欲出。出者。謂顯己之長。形彼之短。故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若放身阿諛。承順其惡。則返成其惡。將取顚滅崩蹶之禍。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若少露圭角。則彼將以己之惡而收爲聲名。其心必忌之而爲妖孽矣。故此二者皆有患也。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亦與之爲無町畦。町畦。言無牆塹。謂全無檢束也。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崖謂無崖岸。言放蕩無拘也。達之入於無疵。言先且於一切舉動不可一毫有逆其意。待彼久久相信而不疑。則漸漸因事引達以入無過之地。此正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無患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此喻不量力而逆之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其志則似矣。而不知其力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言螳螂恃其才之美者。但不量己力耳。謂鬬才雖美。至若盡力以事暴君。恐不免其患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言汝積伐已之美才。而挺身以犯暴君之怒。譬其不免於死者幾矣。可不戒愼之哉。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若以生物則長其殺心。則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全物與之。則令虎決裂而生其怒也。虎怒則發威猛而不可制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而不知順其性。則被其殺無疑矣。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尿也。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則怒而斷其喙勒也。毀首碎胷。言馬之怒。則毀碎首胷之絡轡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雖愛馬之至。若拊之不時。一觸其怒。則將斷勒毀轡矣。又何顧其愛哉。可不愼耶。愛馬之喻。尤切事情。三喻乃事暴君之大戒也。

此言輔君之難也。已上三者皆人間世之難者。意謂夫遊人間世者。必虛心安命。適時自愼。無可不可。乃可免患。若不能虛心特知妄作。無事而强行者。顏回是也。若不能安命多憂自苦。當行而不行者。葉公是也。二者皆非聖人所以涉世之道。而當以孔子之言爲準也。若其必不得已而應世。以事人主。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竭其忠。尤當以戒愼恐懼達變知機。不可輕忽。不可恃才輕觸。以取殺身之禍。此又當以蘧伯玉之言爲得也。涉世人情之曲折。極盡於此矣。是必取重仲尼伯玉。乃可免患耳。

上言材能之累。下以不才以全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以兩手。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言樹身分之長大也。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言正身之外。旁枝可爲舟者有十數也。觀者如市。人以爲大且美。故觀之者衆。匠石不顧。遂行不輟。止也。謂不顧其樹而行不止也。弟

子厭飽足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謂門樞引水。則液樠然而泌。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言掊取而擊折之也。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幾死者。謂尋常人不知我不材。幾乎被伐者數矣。今幸而得全。爲予大用。以不材全生爲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若使我有用。必不能此之大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言汝與我同爲天地間之一物耳。奈何汝恃有用而以我爲無用耶。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言汝乃幾死之散人。而不自知。且又鄙我爲散木。是自不知量也。匠石覺而診其夢。覺而爲弟子說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趣。乃意趣。猶言意思也。謂意思取無用。而爲社者何也。則爲

社何耶。曰。密若無言。謂汝不必聲說也。彼亦直寄焉。然直是於此木。非是此木有心要作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謂常人不知寄托之意。遂以此木眞眞是社。以此名而誣害之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言此不爲社。又豈有翦伐者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謂彼木所以保其天年者。以不材而全生。故與衆異。而人不知。乃以利人長物禁暴除非之義譽之。不亦遠乎。

此言櫟社之樹。以不材而保其天年。全生遠害。乃無用之大用。返顯前之恃才妄作。要君求譽以自害者實天壤矣。此莊生輕世肆志之意正在此耳。

下歷言無自全之意。以喻己志。此立言之指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謂有異於衆木。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言千駟之車馬。隱息於樹下。而樹之枝葉皆能芘蔭之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不知其不材。故異之也。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言木身之解散也。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言葉之惡氣薰人。令人狂

醒如醉而不醒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言子綦因試知其木不材。乃知神人以不材無用而致聖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猿狙之杙。取猿狙之具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屋棟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乃棺木之全傍邊也。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此甚言材之爲害。以見不材之得全也。故解之子有解祠。謂解罪求福也。古者天出漢書郊祀記。以牛之白顙言色不純也。者與豚之亢鼻言形不美者。

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以人祭河。謂人爲巫祝也。又漢書有爲河伯娶婦。選童男女之美者投之河中。謂之適河。此事或古亦有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言此三者小有不材。足以全生。況神人以無用而自全者乎。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極言不材之自全。甚明材美之自害也。唯神人知其材之爲患。故絕聖棄智。昏昏悶悶。而無意於人間者。此其所以無用得以全身養生。以盡其天年也。此警世之意深矣。

支離疏者。此假設人之名也。支離者。謂隳其形。疏者。謂泯其智也。乃忘形去智之喻。頤傍兩頤也。隱於臍。肩高於頂。兩頤隱於臍。則其背僂可知。會撮髮髻也。指天。言背僂而項仰也。五管在上。謂五臟之腧。隨背而在上也。兩髀爲脇。髀。腿也。言大腿爲兩脇。則形曲可知。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足以餬口。鼓箕播精。言簸米出糠稗也。此就其形之曲戾而可爲之事也。足以食十人。言形雖曲簸米則有力。故取值多。可以食十人也。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言既支離。故不畏其選。故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言大役難免。而支離又以疾免。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言以疾則多得其賜。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此言支離其形。足以全生而遠害。況釋智遺形者乎。此發揮老子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前以木之材不材以況。此以人喻。亦更切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言天下有道。則聖人之事業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天下無道。則聖人

全生而已。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方今之時僅能免害足矣。何敢言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言福之輕易。而又不肯取。甚言世人之迷。冒禍以求利也。已乎已乎。言自歎其當止也。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殆者危而不安也。言以德臨人。以才自用。其危之甚也。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言方今之人。畫地而趨者。迷昧之甚也。豈能效之而行哉。行則有傷吾之固有也。吾行郤曲。言行不進貌。無傷吾足。言世道難行。若行之適以傷吾之足耳。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自取寇斫也。膏火自煎也。膏以明。故自煎耳。桂可食。故伐之。桂以可食。故早伐也。漆可用。故割之。漆以澤。故自取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人間世立意。初則以孔子為善於涉世之聖。故托言以發其端。意謂雖顏子之仁智。亦非用世之具。不免無事強行之過也。次則葉公乃處世之人。亦不能自全。況其他乎。次則顏闔乃一隱士耳。爾乃妄意干時。乃不知量之人也。故以伯玉以折之。斯皆恃才之過也。故不免於害。故以櫟社山木之不材以喻之。又以支離疏曉之。是涉世之難也。如

此故終篇以楚狂譏孔子意謂雖聖而不知止以發己意乃此老披肝露膽眞情發現眞見處世之難如此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以貧賤自處故遯世無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也故於人間世之末以此結款實自敘也

德充符第五

此篇立意謂德充實於內者必能遊於形骸之外而不寢處軀殼之間蓋以知身爲大患之本故不事於物欲而心與天遊故見之者自能神符心會忘形釋智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學道者唯務實德充乎內不必計其虛名見乎外雖不求知於世而世未有不知者也故引數子以發之蓋釋老子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也

魯有兀卽介字乃刖足之人也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言魯國從王駘遊者與夫子相半也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謂教人不見於形容言語。而但以心相印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謂直居其後。未能往向於前耳。丘將以爲師。此重言孔子未能忘形師心之意。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此形容孔子無我之意。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旺。言勝也。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句。言不同於人也。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不爲死生之所遷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言雖天地覆墜之變。亦不爲之所遺累也。審

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審。處也。無假。謂形骸之外。至眞之道。超然出於萬物之表。故不爲物遷。命。猶名也。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謂其人超然物外。不隨物遷。唯任物自化。而彼但守其至道之宗也。常季曰。何謂也。常季不解其不遷之說。仲尼曰。夫子示之以忘形。守眞之旨。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不能忘形見道者。雖一身之肝膽。猶楚越之相遠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大道觀之。萬物與我皆一體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形骸既忘。六根無用。故泯其見聞。而遊心乎德之和。謂超乎形骸之外。而遊心於大化之鄉。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不見其所喪。物人也。以太和元氣之境。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彼處乎大化之中。故人但見其道眞之所存。故不見其形之有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言視喪其足。若與已無干。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止也。言止於如此而已也。以其知得其心。謂彼不過以其所知得其自已之心耳。以其心得其常心。言卽彼所得之心。亦亦尋常人之心耳。物何爲最之哉。言彼所得之心。亦人人皆有。又何有越過人之心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夫子言人人雖皆有此心。但衆人之心妄動。如流水。而聖人之心至靜。如止水。故衆人之心動而不止。唯聖人能爲與止之耳。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言獨者。乃天地眞一之氣。雖萬物之多。而此眞一之氣獨在松柏。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句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言受命於天。唯舜得天之正。乃各正性命之正。故爲正人。以其自正。故能正衆人之不正者。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始者受命之元。卽所謂大道之宗也。言保始。卽上文守宗。乃守道之人也。其守道之徵驗。惟不懼是其實效耳。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以勇士不懼。以比有道者之不懼。而況官天地。聖人爲天地之宰。府萬物。會萬物歸一已。直寓六骸。假六根。象耳目。耳目如偶人。所謂如幻也。一知之所知。知萬化爲一致。而心未嘗死者乎。死。猶喪失也。謂衆人喪失本眞之心。唯聖人未喪本有。故能視萬物爲一已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假。猶遐也。謂彼人且將擇

日而登遐。遠升仙界。而超出塵凡也。人則從事也。言人之相從者。蓋從於形骸之外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篇以德充符爲名。首以介者王駘發揮。只在末後數語。便是實德內充。故符於外。而人多從之。非有心要人從之也。蓋忘形骸。一心知。卽佛說破分別我障也。能破分別我障。則成阿羅漢果。卽得神通變化。今莊子但就人中說。老子忘形釋智之功夫。卽能到此境界耳。卽所謂至人忘己也。此寓六

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卽佛說假觀。乃卽世間出生死之妙訣。正子所謂修離欲禪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此亦撰出其人名。蓋從老子眾人昭昭我獨若昏。故以昏爲聖人之名。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此重言子產不能忘我。以功名自矜。故恥與介者爲伍。故止其不與同出入也。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言申屠嘉自忘其介。而亦不知子產之厭己也。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止。子

執政而不違。迴避也。子齊執政乎。子產見申屠嘉之不避己。故明言之。然以執政於人。則形容子產之陋也。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申屠嘉鄙子產之陋。乃曰先生之門。固有此不能相忘之人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言子但知有己之執政。故以人不若己者。此陋之甚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此譏子產之不明也。蓋聞老子自知者明之意。笑子產不自知也。意謂子產既遊聖人之門。而猶發言如此。足見無眞學問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子產言申屠之廢人。而不能自反。而與人爭善。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德猶見識也。謂申屠嘉既廢如此。而不自反求諸己。而猶且以聖自居。將與堯爭善。我計料子之知見。誠愚而不自反也。子產畢竟露出本來面目。申屠嘉曰。自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牀者。言自知己過之分明也。謂若人能自知己過。則人之過更有甚於我者。如此見恕。則以我之足不當忘者眾矣。不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此句義似不順。當去一不字。意謂若人不自牀其己過。則責我太過。則以我足當存者寡矣。知德者能之。若知我無可柰何而命之使然。如此知命相忘。乃有德能之耳。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之善射。而人遊於必中

之地。不被射而死者亦幸而免耳。以喻世人履危機。當禍而免者亦幸耳。謂我以不幸而不免者豈非命之有在耶。**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言始也人笑我以足不全。我則怫然如怒。而適先生之所。言初未聞道。故未忘人我。今自入先生之門。一聞大道。則人我之見盡廢亡矣。**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言不自知其先生洗我以善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我與先生遊十九年。未知我之亡足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言我與子相知以心。卽當相忘以道。不當取於形骸之間。今子乃以形骸外貌索我。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子產聞說。則中心愧服而謝之曰。子無乃稱。謂再不必言也。

此章形容聖人忘功。故以子產發之。蓋實德內充。形骸可外。而安命自得。以道相忘。則了無人我之相。此學道之成效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無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務謂務學也。**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尊足蓋指性而言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無趾自以所全者性眞。而夫子猶以形骸取之。初以夫子爲聖人之大。無所不容。不知其猶若此之區區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夫子聞言。知其爲有道者。故請入。願講其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猶全體也。務學謂務學道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言初以孔丘爲至人。今見其未至也。如此之見識。何以賓賓恭謹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桎梏。乃拘手足之刑。言孔子專求務外之名聞。而不務實。彼殊不知虛名乃諔詭幻怪之具。非本有也。如桎梏之於手足。拘之而不得自在者也。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可不可。謂善惡是非也。一條。卽一貫也。老子謂無趾何不以無死生忘善惡之道以告之。以解其好名之桎梏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舊注作型。乃土模也。此譏孔子乃天生成此等務名之人。安可解乎。

此章發揮聖人忘名。故以孔子爲務虛名而不尙

實德之人。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而視世之浮名爲桎梏。蓋未能忘死生。一是非。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爲得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衞有惡人焉。謂醜貌之人也。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言男子與之相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言婦人見之。而皆願爲處。則不忍捨去。婦人之妄者。不止一人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謂未有所長而先見聞於人者也。常和而已矣。亦祇見隨於庸衆人而已。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望。猶月望之望。謂飽滿也。言無位聚祿以周給於人。以飽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既無利濟於人。且又醜貌以駭天下之人。和而不唱。言一向隨人。自無專能。知不出乎四域。言無超出世間常人之見識。且而雌雄合乎前。雌雄。猶言爭勝負也。謂凡人之是非勝負不決者。皆取決其人。言此事常合在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言貌醜而人從之者衆。必有異乎人之所爲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然天下。及召而觀之。果然醜貌。不見其所長。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及相處月數。則見其有可愛處。但未盡知耳。不期年而寡人信之。不期年。則信之深矣。國無宰。宰。卽宰相。掌一國之政事。而寡人傳國焉。言以國事授之也。悶然而後應。悶然。若不悅其事也。氾而若辭。氾。謂泛然不經心。而若辭也。寡人醜乎。言見彼之不在意。故自愧醜也。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卽焉若有亡也。言卽其去。若已有所亡失也。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人之意。蓋不以國爲樂也。是何人者耶。謂不知是何等之人也。使我愛之如此。仲尼曰。巨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狶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見死母之目不瞬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謂母之目不見己也。不得類焉爾。言形僵不同前者之食於母。故皆棄之而走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形者。假物也。使其形乃天性之愛也。往日食於母。何嘗不愛。及今纔死。始則就之而食。及見目之不瞬。則知精神不在。故棄之而走。是則死生不遠。卽棄之而走。是知所愛者非形骸。乃愛使其形骸之眞宰也。雖物之至愚。尚知愛其天眞。而況於人乎。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古訓斂。乃大將之旗也。戰而死者。以此爲送葬之儀。言已失其勇。又無其尸。似以此虛儀爲葬資。則無其本矣。足跌而履亦無可用。皆無其本也。以翣資。則履爲無本之喻。意謂眞可愛者在本也。爲

天子之諸御。不翦爪。不穿耳。言選天子之侍御者。不翦爪。不穿耳。不欲毀其全體。將以要寵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言新婚之婦。必恐胼胝其手足也。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言天子之御。新婚之人。不如此不足以要寵結歡。但全其形尚如此。況全德之人乎。言魯君之愛駘它。蓋忘形愛其形之本也。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故夫子連以三事喻其可愛之在本。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言哀駘它未與魯君一語。而見信若此。且無功即授之以國。惟恐其不受。豈無謂哉。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言才者。謂天賦良能。即所謂性眞。莊子指爲眞宰是也。言才全者。謂不以外物傷戕其性。乃天性全然未壞。故曰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仲尼言才全。而先言此十六事者。蓋此諸事皆戕生傷性之事。變而世人未有不被其傷損其性眞者。故先言之。日夜相代乎前。此十六事。人生於世。日夜相代於前。未嘗暫免者。是皆戕生傷性之具也。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上十六事。日夜相代。而以知規規求之。不知所由來。蓋達其性眞。本不涉其變。故不足以滑和。滑音汨。謂汨溺也。和謂本元中和之體也。言以上諸事。雖常情之所謂靈臺。言諸變不變。但了其本無。故不足以汨和。不可入於靈府。靈府。和者。即中可以搖動其性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和者。

和之和。謂性眞達於事變渾然而不失其體也。豫者。安然自得而悅豫也。通者。謂達於事變而不滯也。兌者。卽老子玄牝之門。謂虛通應物而無跡者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郤。亦作隙。謂縫罅也。言眞人之一性緜緜。日夜無隙。未嘗間斷。但於應物之際。春然和氣發現。令人煦然而化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時者。謂接物應機。時行時止。與物俱化。未嘗逆也。若夫愚人。則與接爲搆矣。是之謂才全。此言眞人應物。一味性德流行。無一息之間。故謂之才全。何謂德不形。此哀公問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謂性之德用也。以性德之用難以言語形容。故以水平爲喻。蓋言水之平者。乃停之盛。謂湛淵澄靜之至。故可以取法爲準。言性體湛淵澄渟寂然不動。則虛明朗鑑。乃內保之而外境不蕩。爲守宗保始之喻。謂性靜虛明。則可以鑑物爲用也。德之成和之脩也。言虛明朗鑑。乃德之成。蓋從中和用功修而後得者。非漫然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不能離者。謂不分。故人但見其物之變。而不知性之眞。故其德不易形著於外。所以人但見其貌惡。而不識其才德之全耳。觀孔子對哀公之言。發明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之意。何等正大精確。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言自以爲至通於道也。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友而已矣。

此章形容聖人之德。必須忘形全性。體用不二。內外一如。平等湛一。方爲全功。故才全德不形。爲聖人之極致。蓋才全則內外不二。德不形則物我一如。此聖人之成功。所以德充之符也。故魯君聞之。亦能忘分感化。而友於聖人也。

闉跂曲跂也。支離形不全也。無脤無脣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細小貌。甕瓮大癭。言癭如甕也。說齊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言二子醜惡之狀。而使二君說之。反視爲全人之不如者。蓋愛其德。故自忘其形也。人不忘其所忘。所忘者性也。言世人迷性眞而愛形骸。故忘其性。今欲不忘。而忘其所不忘。所不忘者形也。世人忘性而愛形。故今欲忘之。此謂誠忘。忘其所忘。愛而不忘其所忘。聖人遊於大道之鄉。而忘其物欲。而知不解也。德爲接。以小惠要買人心。謂之德。接應接於人也。工爲商。以機關罔取人之利。謂之工。工猶技巧也。商行貨之人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爲孽。知者以智巧揣摩人心。謂之知。孽妖孽也。約爲膠。以仁義結束人心。謂之約。膠固結而不解也。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皆僞。以喪眞滔。故聖人去之。以全天德。四者天鬻也。謂四者滔德乃天德也。鬻猶售也。即所謂天爵是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謂天既售我以天德。則天之所以食我也。又何取於人僞哉。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言天生我性德。自有天然之受用。又何以人僞求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言聖人雖居人世。其形雖似人。而絶無人之情。故羣於爲人。故羣於衆人之中。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其形外。不以物爲事。故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以形寄人中。心超物無人世之是非。妙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人在太虛中。乃萬物之一數耳。其最妙小者。又何足以愛之。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警者。警然超於

物表也。言性德廣大。全此天德。故由人而入於天。

前雖以知忘形而知尚存。未盡道妙。故此一章。以忘忘知。知忘則德自化。方能合乎自然。以全天德。其德乃充。故如二君之見二子。能不見其形。此所以爲德之符也。聖人造道之極致。至此方爲究竟耳。故以此結一篇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借惠子之問以結者。因上文發揮天德之全者。乃絶情欲。去人僞。心與天游。乃能充實其天德。故恐世人將謂絶情則非人類矣。故假惠子以發之。故乃

故有之故。謂本來無情耶。莊子曰然。莊子直然其問者。蓋約人性本來離情絕欲。故直然之。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惠子意謂世人若無其情。則非人也。此俗人之常見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道者。性之固有。人之所當行也。人稟此性而爲人。乃道與之貌。卽天與之形也。旣有此性。豈非人乎。

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此惠子全不知道理。與常人所見一般。謂旣是箇人。豈得無情者乎。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意謂必有情欲。乃可爲人。故以無情不得爲人爲問。莊子以正義答之曰。我所謂無情者。非絕無君親父子夫婦之情也。蓋因世人縱情肆欲以求益生。而傷其生。故我要絕其貪欲之情耳。非是絕無人倫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又以爲人生必欲養其口體。乃可以有其身。此全是常人之識見耳。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意謂人旣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矣。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如此則全生養身之至道。又何庸益生爲哉。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琴也。乃惠子倚樹據琴而瞑以辯論也。莊子意謂惠子不能樂其天德。而返外其精神。而倚樹據梧以逞辯論是非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謂天選子之形賦以全德。今乃捨之。而返恣堅白之論以自鳴。失之甚矣。

此篇以忘情絶欲以全天德。故其德乃充。前已發揮全德之妙。故結以無情非人。以盡絶情全德之意。所以警俗勵世之意深矣。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大宗師第六

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爲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外爲帝爲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逍遙遊乃明全體之聖人。

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爲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悟大道。特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爲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眞宰。而妄執我見爲是。故古今舉世未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卻眞宰。妄執血肉之軀爲我。人人只知爲一己之謀。所求功名利祿以養其形。戕賊其眞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主。則天眞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爲。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强行者也。必若聖人忘己虛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

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遊。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己忘功忘名。其所以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爲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爲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爲極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可爲聖帝明王矣。

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耳。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知人之知。乃天。乃天然大道。卽萬物之所宗者。所爲。謂天地萬物。乃大道全體之變。故曰天之所爲。蓋天然無爲而曲成萬物。非有心也。人之所爲。謂人稟大道。乃萬物之一數。特最靈者。以賦其形。卽所謂眞宰者。故人之日用頭頭無非大道之全體而爲人之性。以主之。故人之見聞知覺。皆眞宰以主之妙用。是知人卽天也。苟知天人合德。乃知之至也。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大道在人稟而有生者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所知者在人知之知也。所不知謂妙性本有。人迷不覺。故日用見聞覺不知。由其不知本有。故但知貪欲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戕生傷性。不能盡性全生。以終其天年。人若苟能於日用之間。去貪離欲。即境明心。迴光返照。以復其性。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如此妙悟。乃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雖有患者。意謂我說以所知養所不知。此還有病在。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皆恃其妄知。強不知以爲知。未悟以爲悟。妄爲肆志。則返傷其性。必待眞悟眞知。然後爲恰當。第恐所待而悟者未必眞悟。則恃爲已悟。則未可定也。必若眞眞悟透天人合德。本來無二。乃可爲眞知。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意謂我說以人養天。不是離人日用之外。別有妙道。蓋天即人也。人即天也。直在悟得本來無二。原無欠缺。苟眞知天人一體。方稱爲眞人矣。

此一節。乃一篇立言之主意。以一知字爲眼目。古人所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蓋妙悟後方是眞知。有眞知者。乃稱眞人。即可宗而師之也。然知天知人。即衆妙之門也。雖然有患。即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爲知。恃強

知而妄作。則返以知爲害矣。此舉世聰明之通病也。

何謂眞人。此下喚起眞人。以示眞人之所養者深。迥與常人不同也。古之眞人。不逆寡。寡。謂薄德無智之愚人。不逆者。不拒也。不雄成。雄。自恃也。成。謂已德以慴世也。不暮士。暮。卽謀。士。卽事。謂無心於事。虛己以遊。全不以事干懷也。若然者。眞人如此處世。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言眞人無心以遊世。此全無得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故水火不能傷。此則遺物全性。是知則能登遐於道也。若

此。眞人卽世忘世之如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夢發於妄想。以眞人情不附物。則妄想不生。故寢無夢。其覺無憂。眞人虛懷遊世。了無得失之心。故覺無憂。其食不甘。以道自娛。故不甘於味。深深。深者。緜緜之意。息麤而淺。則心浮動。眞人心泰定而不爲物動。故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腳跟也。以喻息之所自發處深不可測。故心定而不亂。衆人之息以喉。衆人之息在喉。則麤淺之至。故心浮而妄動。所以日用心馳於物而不知返。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心浮則言躁。言不由中。則易屈服。嗌者。咽喉也。哇。吐也。以淺麤之言。自咽而吐。無根之言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言世人麤淺如此者。乃嗜欲之深。汨昏眞性。全不知有天然妙性。皆墮妄知。無眞知也。

此一節言眞人妙悟自性是爲眞知者故所養迥與世不同而以衆人觀之則自別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爲得者害之甚也故此雙明之。

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前略言眞人處世忘利害此則言眞人不但忘利害而且忘死生以與大道冥一。悟其生本不生故生而不悅悟其死本不死故不惡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出入。即生死二字老子云出生入死生如遊太虛了無罣礙故云如此而已矣。不惡死故不距。距。拒也。由不悅生故不貪生訢。猶貪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翛然。乃鶴沖舉刷羽之聲也言眞人無心遊世翛然沖舉出謂介而不肯入也。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以悟其生本不生故不忘其可出混萬物而爲一故不求所終。以生與道遊不見有世所始以生爲累故患而不喜雖處人世忘形而喜眞人載道而生故受形而喜雖處人世心不違道相忘於世故念念而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心與道遊故不捐道捐棄也人卽是天不假造作修爲故不以人助天如此乃謂之眞人。

此一節言眞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死生故雖身寄人間心超物表意非眞知妙悟未易至此。

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若然者。言眞人如此同。其心志。志。筆乘作忘。言遊世。其容貌與衆不貌寂然。乃內湛而外定也。言無心於世也。其容寂。言容廣大寬容。不拘拘之狀也。此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淒然似秋。言其面嚴冷。若秋氣之肅也。暖然似春。言近之則其中溫然暖然。令人可親可愛也。喜怒通四時。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曰通乎四時。與物有宜。而人不或喜或怒。了無一定於中。故知無喜怒也。故曰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言聖人無天地合德。假而用兵。卽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本無心御世。與殺伐之心也。縱恩施萬世。原非有意愛人也。所謂天

生天殺之意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心要通於物。非自然矣。有親非仁也。大仁不仁。親者有心私愛。非大仁也。故曰賊莫大德有心。天時非賢也。揣度時勢。非任命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明哲保身。乃稱君子。不通利害。率意狂爲。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僞行虛名而無實。則非士矣。亡身不眞非役人也。亡己爲人。則人皆聽役。若執己殉名。則見役於物。非役人者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子者。皆知之不眞。徇名喪實。去聖遠矣。

此一節。槩言所知不眞。不能忘己忘名。有心要譽。

徇名喪實皆非眞知之聖也下又言眞人眞知之不同。

古之眞人。此下一節。明眞人遊世之狀。其狀義無可不可。而不朋。中心和而不流。若不足虛之至也。而不承。若一物無所受。與乎與世容與。其觳而不堅也。觳者方也。雖介然不堅而非堅執不化者。張乎施爲也。其虛而不華也。雖見施爲。而中心空空。不以華美爲尙。邴邴乎。邴。喜貌。其似喜乎。雖喜而無心於喜也。崔乎言折節謙下也。其不得已乎。雖謙下以接人。其實以不得已而泛應也。滀乎滀。滀。停滀。如水之湛滀也。進我色也。謂中心湛滀而和氣日見於顏面之間。與乎

與之相處。止我德也。人與相處而不忍去。厲乎其似世乎。厲。謂嚴整而不可犯。連乎其似好閉也。連者。收攝撿束之意。雖收攝撿束。但似好閉。其實無所閉藏也。悅乎忘其言也。悅。俯下之意。謂對人謙下。若忘其言者。以刑爲體。刑者。不留其私。謂中心一私不留。以爲其體。以禮爲翼。雖忘禮法。猶假禮以輔翼。可行於世。以知爲時。眞知時之可否。以行止也。以德爲循。言以德但爲循順機宜也。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綽者有餘之義。謂殺盡私欲。一私不留。而尤損之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言既遊世。不可出於禮法之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言迫不得已而後應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高處也。言循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識者皆可上進於道。故喻如有足者皆可引進於高處也。此四句。釋上刑禮知德四句。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老子云用之不勤。勤。勞也。言眞人遊行於世無心而遊。雖行而不勞也。

此一節形容眞人虛心遊世之狀貌如此之妙。言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羣於人。此眞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故者由上遊世之工夫純一。故得天人合

德也。好之者天也。弗好者人也。今皆一矣。是謂之天人合德。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謂天與人合一。謂天人合一。則其一。其一。謂天人合一。則萬物雜然而不一者。盡皆渾然會歸於道也。其一。與天爲徒。既人合其天。則人天一。則人可與天爲徒也。其不一。與人爲徒。謂天人原不一也。今人既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則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若超然絕俗。則是以天勝人。若人合德。兩不相傷。故不相勝。必如此。方是眞人。逐物亡性。則是以人勝天。今天

此一節總結前知天知人工夫。做到渾然一體。天人一際。然後任其天眞。則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天

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天與人。兩不相勝。必如此眞知妙悟渾化之極。乃可名爲眞人。此豈可强知妄見而可比擬哉。此眞人眞學之全功。故下章從死生命也起。至藏舟章末。皆極口勉人學道要做眞實工夫。

死生。命也。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夫。命。謂自然而不可免者。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有死生。如時之夜旦。不可免者。且陰陽有夜旦。太虛恆一而無昏曉。喻人形雖有生死。而眞性常然不變。如太虛之無變。故曰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皆物之情也。謂眞性在人。天然自具。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此人人同有之眞體。所謂眞宰天君是也。此須養而後知。彼特以天爲父。言人天然自足。故曰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賴世之父而有生。且養身全孝。以尊父。況天君載我之形。卓然不屬形骸者。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豈不知所養乎。且以世人知有君。欲盡忠者。而以身死之。況眞君宰我之形。而不能忘形以事之。忠之可謂不智之甚矣。此言激切之至。人讀此而不悟。非夫也。

人迷之而不悟。嗜欲傷之。而不知所養。豈非至愚而不屬生死者。乃眞常之性也。而

也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取魚失水。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義相尚。正似相濡以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必忘仁義。而可遊於大道之鄉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其道。無譽無非。則善惡兩忘。而與道爲一。乃眞知之盛也。夫大塊天地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人生天地。勞佚死生。皆自然而不可卻者。命也。此所謂人也。苟知命之所係。而卽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卽天也。若知天與人。本無二致。則渾然合道。而不以人害天。虛心遊世。以終其天年。生不忘道。故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死生無變。任造物之自然。此知之至也。

此言世人不知大道。而以仁義爲至。故以仁愛親。以死事君。此雖善。不善。故如泉涸而魚以濕沫相呴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故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如此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無不善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天眞於有形如藏舟於壑藏有形於天地如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常人以此爲定見也然而造化密移雖天地亦爲之變而常人不覺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形與天地雖小大有宜而皆不免於變。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若此身與天地萬物皆與道爲一渾然大化而不分是藏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遯則如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矣此天地萬物之實際也故曰恆物之大情。若知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言大化造物千變萬化而人不知特以得人身爲喜如此則萬物皆有可喜者其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言聖人心與道遊則超然則物物無非道之所在故天壽始終無所不善者而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言大道之原乃萬物之根宗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爲一故云一化之所待此實天地萬物之大宗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可不悟乎。

此發明大道無形而爲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人稟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是爲眞宰若悟此大道則

看破天地萬物身心世界消融混合而爲一體若悟徹此理則稱之曰大宗師是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者也至此則無己無功無名逍遙於萬物之上超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槩不知此大道之妙而以小知小見之自是不得逍遙各執已是互相是非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名利於世間故德不充符是則前五篇所發揮者未曾說破故此篇首乃立知天知人有眞知方爲眞人直說到此方指出一箇大宗師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如此而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足見立言前後一貫言雖蔓衍而意有所宗於此可見矣

夫道 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結了前義言大宗師之所宗者大道上云萬物所係一化所待者何乃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妙以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老子天得一以清等來

有情有信 此言大道之體用也齊物云可形已信有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言有情謂雖虛而有實體不失其用曰信

無爲無形 湛然常寂故無爲超乎名相故無形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以心印心故可傳可以心

得。妙契忘言。故無受無見。自本自根。本自天然。原非假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天地以之建立。故先有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變化不測。爲天地萬物之主。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伏羲畫卦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有事在。故不以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包天地。容六合。故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以固存。故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萬化密移。而此道湛然。故不老。豨韋古帝名。得之以挈天地。參贊化育。整理世界。伏羲軒黃也。得之以襲氣母。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襲氣母。卽老子求食於母。維斗北斗天之樞也。得之終古不忒。忒。差也。北斗天樞居所不動。故不差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運行而不已。用行而不始。堪坏崑崙之神。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崑崙。此襲。猶承襲。言主持崑崙。馮夷河伯也。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山神也。得之以處太山。黃帝軒轅也。得之以遊雲天。乘龍飛昇上僊也。顓頊五帝之一。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北海之神。山海經云。玄渚有神。人面鳥形。珥兩青蛇。踐兩蛇。名曰禺强。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極。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得之坐乎少廣。王母所居之宮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此二句總結上文。列聖神人主持天地日月星辰。皆恃大道。故莫知其始終。此直從老子天得一以清一章中變化加許說話。彭祖姓籛。古長壽之人。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世傳彭祖壽八

百歲。故上自有商之虞。下及五伯。傅說賢相。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此明大宗師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爲生之主者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眞。故稱之曰眞宰。而人悟此大道。徹見性眞。則能外形骸。直於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爲一體。而爲世間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師者此也。此大宗師。

卽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情有信。卽齊物之眞宰及養生篇生之主。若不悟此而涉入世。必有形骸之大患。顏子心齋。教其悟之之方。旣悟性眞。則形骸可外。故德充符前一往皆敷演其古今迷悟之狀。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方才吐露。所以云言有宗事有君。正此意也。此上已發揮大道明白了然。但未說進道工夫。故此下乃說入道眞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此人名。皆重言也。撰出箇人來設爲問答。不必求其實也。曰。所養。將以發啟工夫也。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問其年老大而色若嬰兒。借以發起。必有可得學耶。此因聞說聞道。則驚詫其言。謂道豈可學之耶。曰。惡。惡可。二字皆歎之意。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惡字。歎其道不是容易可學。要是其人乃可。子非其人也。言道非容易可學。況子非學道之人。何以見得。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天賦之根器。猶俗云天資也。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而無進道志向。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言我有聖人之道。而無美質。故多費苦工夫。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言我欲教卜梁倚以大道。庶幾可亦庶幾。可成。第不知可能造就而爲聖人乎。其亦可教。但無志向。論才才。亦易矣。言學道之人。才德雙美者。固是難得。有此全質。則學之亦易矣。吾猶守而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故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天下疏而遠。故三日而可外。此言教之一次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漸近於身。故七日而可外。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生則切於己者。故九日之功乃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平旦也。徹。朗徹也。謂睡夢覺。故曰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獨。謂悟一眞之性。不屬形骸。故曰見獨。見

獨而後能無古今。謂悟一眞之性。超乎天地。故不屬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謂了悟性眞。超乎天地。量絕古今。則見本來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有形之累也。既悟性眞。則形骸已外。物累全消。故曰殺生。而一性獨存。故曰不死。生生者不生。形化性全。則與道冥一。而能造化羣生。而一眞湛然。故曰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物指不死不生之道體也。無不將也。謂此道體。千變萬化。化無窮。故無不將也。將者。以日用頭頭。左道體。陶鎔萬化。挫銳解紛。故曰無不毀。無不迎也。在乎人者。日無不迎也。無不毀也。謂右逢元。故曰無不迎也。無不成也。觸處現成。不假安排。其名爲攖寧。攖者。塵勞雜亂。困橫拂鬱。撓動其心。曰攖。言學道之人。全從逆順境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界不動其心。寧定湛然。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此釋攖寧之意。謂從刻苦境界中做出。故曰攖而後成者也。

此前論大道雖是可宗可師。猶漫言無要。此一節方指出學道之方。意謂此道雖是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要學而後成。今要學者。須要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之際。又非草率。須要耳提面命。守而教之。其教之之方。又不可速成。須有漸次而入。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九日

外生死。而後見獨朝徹。此悟之之効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頭頭。觸處現成。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寧。天君泰然。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攖寧。蓋從雜亂境緣中做出。故曰攖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悟來。故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此問聞道之原。曰。女偊答。聞諸副墨之子。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言包洛而誦習也。意謂誦習文字。久而自得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言見有明處。乃因文字有悟處也。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謂從耳聞。聲入心通。而心自許也。聶許聞之需役。需。待也。役。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然後造妙也。需役聞之於謳。於謳。涵泳吟咏之意。於謳聞之玄冥。由涵泳謳吟。而有冥會於心。乃造道之極也。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者。空廓廣大虛無之境。謂

道之實際也。參寥聞之疑始。言入於無始。乃歸極於此。學道之成也。

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文字語言中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謳吟咳唾之間。以合於玄冥。參於寥廓。以極於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必如此深造實證而後已。如此殆非口耳而可得也。是乃可稱大宗師。前來發明大道可宗。悟此大道者可稱宗師。但未見其果有其人否耶。恐世人不信。將謂虛談。故向下撰出子祀等。乃實是得道之人。以作證據。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尾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意謂從無形而適有形。而人之此身皆道之所化。故以無爲首者。從無有生也。脊者身也。尻者尾也。謂生之終也。言誰能知此無生之生者。則可相與爲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言心同道合。遂爲友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此子輿自歎造物有力。壯哉。能使我於大化之中。將以予爲此拘拘之形也。曲僂發背。此下

子輿言其病狀。謂形已傴僂。殘廢。且又癰瘡。**上有五管**。言形傴僂。則五臟之管向上也。**頤隱於齊**。言形曲。則兩頤限隱於齊下也。**肩高於頂**。頤限則兩肩聳高於頂。**句贅指天**。句贅項髻也。言頤隱而項縮。故髻指天也。**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言陰陽之殘廢不堪也。**其心閒而無事**。雖從大化受形。以陰陽之氣陵亂不和。故使我形骸如此之殘廢。而心轉無事。此足見言以形廢而心自適。不以形其能以道自適。不以形為累也。**跰躠而鑑於井**。跰躠。扶曳也。謂恐自知不明。又鑑於井。則視身如影矣。**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因鑑於井。自見其狀。乃歎曰。夫造物者。既拘拘為我此形矣。而又復使我如此殘廢之惡狀耶。**子祀曰。汝惡之乎**。子祀因見子輿之歎。乃問之曰。子惡此形耶。**曰。**

亡。予何惡。亡。絕也。子輿意謂我心不但絕然無惡。而方與之俱化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造化也。言從無形造化之中。漸漸而適於有形。即化子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之而求時夜。時夜。言雞報曉也。**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若化子之右臂為彈。予即因之而求鴞炙。言以彈擊鴞以充炙也。**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言有道之士。既視此身如癰瘡而不足觀。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執。是則不但無累。而且與之俱化。故又能借假修真。因此而求有實用。是則此身雖為異物。若果能化之。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世。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言眞人忘形適眞。形神俱妙。不以不自得。故哀樂不能入。如此。是古之所謂縣解者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人人本皆如此無累。超然懸解。而言生累如倒縣。超乎死生。則倒縣解矣。故云縣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言人人任造化而遷。故人不能勝天。既不能勝。則任之而已。又何惡焉。此一節。言眞人眞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形。則爲生累。故眞人視之如癰瘡而不可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生無變於己。所以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所謂縣解者也。如此看來。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於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吾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眞用。又何惡焉。此其所以爲眞人。是可宗而師之者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焉將死。上言四人爲友。而子輿子來二人之妙。喘氣喘急而將絕也。其妻孥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無怛化。叱避。言呵斥其妻子使避之也。怛。猶驚也。此言眞人與造化遊。非婦人小子所知。故叱使無驚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言不知造化又將汝作何物也。以汝爲鼠肝乎。鼠肝極細。以汝爲蟲臂乎。蟲臂不堅。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止也。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違戾也。矣。彼指造物。何罪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罪。夫大塊天地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任造化而遊。是爲善生。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死亦從化。是爲善死。吾又何擇焉。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神劍名。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偶然觸之。人之形。言在萬化之中。偶然觸犯而爲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言萬物不可勝數。而自獨以人爲善。是不知造化者。乃不祥之人也。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鈞陶之中。何物而非載道成形。何往而非道之所在。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死但如寐生如覺。夜旦夢覺而已。又何必取捨欣厭哉。

此一節言眞人所得。殊非婦人小子之所知。故子犁叱避。以形容其必有眞知。然後爲眞人。必若子來之順化而遊。死生無變。無生可戀。無死可拒。要學人必造到如此超然獨得之妙。純一無疵。方爲學問能事之究竟處。是可稱爲大宗師矣。

上言眞人能順死生。不知從何致此。故下以子桑戶三人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能。此段學問。非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與。言大道無形之鄉。相爲於無相爲。言大道寂寞無爲之境。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超然世外。遊於萬物之表。相忘以生。雖生而不見其有生。無所終窮。言心與道遊於無始無終。即此便見眞人遊世之若此。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言道合心同。忘形相與。遂相與友。唯眞人乃知眞人。故三人爲友。莫然有間。居頃之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夫子使子貢往弔。以待葬事。將盡禮也。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汝已返

其眞而我猶爲人。猗者歎辭也。言汝幸已返其眞。而我尚且爲人。可歎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是指子貢。惡知禮意。言禮之意重在返本。謂子貢不知此也。子貢返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言不檢於禮。不能飾行。故曰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不以死生爲事。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全無哀戚之容。無以命之。命名也。不知喚他作何等人物。彼何人者耶。言畢竟是何等人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言彼超脫凡情。遊於世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言未能超脫世網。故云遊方內。外內不相及。

言彼方外之人。以世俗之禮加之。則非所宜。言不當弔也。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言我本不當使女往弔。此誠我之鄙陋見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與者。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彼以爲人之形。乃助造物之生意耳。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言彼雖處人世。其實心遊乎未有天地已前。與大道混茫而爲一也。彼以生爲附贅懸疣。贅疣。乃山中之人項上之瘿瘤。以喻形乃道之贅疣餘物也。以死爲決疣潰癰。彼視身如贅疣。爲癰疽。以爲生之大患。今幸而死。如疣癰之決潰。方爲大快活事。又何以死爲哀耶。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爲大患。以脫形骸爲輕舉。返乎本來不生不死之鄉。又何知有死生先後之所在耶。假於異物。以性眞而借四

大以成形。如假托異物。元非已有也。託於同體。忘其肝膽。言以生爲寄。故不見有形骸。故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言雖遊人世。如不聞見。故云遺其耳目。返復終始。不知端倪。言眞人遊於大化之中。返復往來。無所窮極。又安知以生爲始。以死爲終乎。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示衆人之耳目哉。言眞人處世如寄。以形骸爲大患。故忘形釋智。超然物表。遨遊於塵垢之外。逍遙於無爲寂寞之鄉。又何能憒憒以世俗之禮。以示衆人之耳目哉。借重孔子此言。乃明方內夫子。亦未嘗不知有方外之學也。

此一節言方外眞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以解憒憒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因聞夫子說方外眞人之道如此。故問夫子自處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此夫子自謙。言已未免生累。蓋懸之未解。乃天之戮民。言未能忘桎梏也。雖然。吾與汝其之。夫子言雖然我未超脫。與汝均之。今且與汝共遊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問遠舉超脫之方。孔子曰。魚相造

乎水。人相造乎道。人之以道爲命。如魚之以水爲命。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言養魚尙勞功用。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言人造乎道甚易。放下便是。故云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穿池而養魚尙難忘。不若放之江湖。則自然忘。故云無事而生定。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意謂方外之人。乃獨行之君子。畸。獨也。謂不知獨行之人。比方外何如。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孔子言彼方外者。於人而侔合乎天。若世之獨行君子。矜矜自持。不能逍遙自在者。是乃天之小人。則爲人中之君子。人中之君子。則爲天之小人。而聖人亦能引進於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亦可與造乎大道。故以子貢未能與天爲一耳。

此一節言孔子方內之聖人。

之才智。尙去道遠甚。況其他乎。

下明方外之道。方內亦有能行者。第俗人不識耳。

故借顏子發明。孔子以開其迷意。若顏子之好學。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無心於哭。中心

故不就後坦然大化之中。若化爲物。言孟孫自視其形在大化之中若忽焉化爲一物耳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言不知其所以生故今雖處形骸但待其所不知之大化聽其盡之而已豈有情識哉且方將化惡知已化哉。言世人但知固守其形將謂不化彼惡知造化密移而念念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化而不化乃覺方知且吾與汝皆死生一貫唯大在夢中而未覺者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到此方言孟孫之母雖死而不死者存但形死耳故曰有駭形如子之視死母而走也若其天眞之性湛然不遷所謂死而不亡故曰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眞

不感。全無哀意。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以善居喪之名以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名不副實。回壹怪之。壹謂一常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言能極盡喪禮也。進於知矣。言世人但知世俗之禮而不知天。今孟孫氏乃盡於知人之返本。乃禮之實也。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言孟孫知其本無生死。又何假以哀爲禮哉。但世人常情必以哀爲禮。故欲簡之而不得。故人哭亦哭。乃不得已而從俗之情耳。今哀而不感則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了悟不生不死。故雖生而如不生。故云不就先。雖死而知本不死。不知所以死。言孟孫子悟不生不死之道。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言以有生。故云不就先。雖死而

宰長存。故曰有旦宅而無情死。情實也。**孟孫氏特覺**。死而不死之理。孟孫特悟於此。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孟孫已知其母不死。但以世情不得不哭。故其所以乃如此哭而不哀切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言既知死而不死。則死之孟孫。故相較之。乃吾之耳。相與。謂一體而觀也。**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死生一條之理。若吾之之言。此豈常人所能知之乎。下以夢喻吾之之意。**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厲。猶戾也。**夢爲魚而沒於淵**。言吾之之意。汝未及信。我且問汝。且汝夢爲鳥。則飛戾於天。夢爲魚。則沒於淵。然夢中之魚鳥。卽不夢之顏回。是乃吾之之意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言汝方今對我言者。乃不夢之顏回耶。乃夢中之魚鳥耶。若言是魚鳥。不妨現是不化之顏回。則汝已化爲魚鳥矣。若言是顏回。汝試自看。死生一條之理。固如是耳。此數語極奇。最難理會。**造適不及笑**。適者。稱意之極。則笑亦不及。**獻笑**。如人詼諧獻笑。至發笑處。則安排不及。言死生一貫之理。必須頓悟。乃自知之。非言可及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寥天一。乃大道寥廓冥一之天。此由初心造道功夫。故如安排。及夫純一到大化之境。自然頓悟。不假作爲而自證入也。

此一節言方外之學。方內亦有能之者。第在世俗之中。常情所不識。必有眞人乃能知之。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是惺悟世人眞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乃造道之極。要在頓悟。下言世人必欲學道。須將仁義恭矜智能夙習之事。一切屏絕。乃可入道。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何以教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行也。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奚。何。軹。助語辭。言又何爲來耶。意謂汝已被堯教壞了也。夫堯既黥拔其鬚則毀其面貌。汝以仁義。言以仁義僞行壞了本來面目。而劓割其鼻也。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之境。逍遙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化之途乎。言汝已被堯以仁義是非壞了汝本來面目。而拘於仁義是非之場。又何能遊於逍遙大道之鄉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言雖不能入大道之奧。亦願遊其藩籬。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言汝心既盲瞽。難以與大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古之美貌者。之失其美。據梁古之有力者。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言至人之善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皆在鑪錘之間耳。言上三人。頓失其固有。是在夫子陶鑄之中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豈

非造物者補我之缺失乘其渾全之大道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汝雖有志未知何如也。我爲汝言其大略。不敢盡其底蘊試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乃大宗師也非堯可比。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以爲義縱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以愛養萬物爲仁義。吾大宗師則整粉萬物而不以不義即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言大道生天生地化育萬物而無心故不有其巧。此所遊已。言整下乃吾師之所遊者如此而已。

此一節言欲學大道必須屏絕有心要爲仁義泰矜智能之事方可超玄入妙而逍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乃功名之資世俗之所尚實爲大道之障礙故耳。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言雖忘仁義則可許有入道之分然猶未也。他日復見曰。顏回他日又見夫子。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言忘禮樂則不拘拘於世俗也。曰。可矣。猶未也。言雖忘人而尚未忘已。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改容也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壞也支體言忘形也黜聰明泯知見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言身知俱泯物我兩忘浩然空洞內外一如曰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言身世兩忘物我俱空則無所好也化則無常也言物我俱化化則無已則取捨情盡故無常執我爲我也而汝也果實也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實過於我多矣巳也請從而後也夫子自以爲不若亦願爲此也

此一節言方內曲學之士果能自損兼忘而與道大通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功夫非智巧可入也故前以子貢之不知今以顏子乃可入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知其絕食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言歌之哀也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此鼓琴之曲也有不任其聲也言餓而無力故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趣舉其詩言氣短促舉詩而氣不相接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言何故不成音韻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言且歌且思使我如此之貧至極者不可得不知其誰使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

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可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一節。總結一篇之意。然此篇所論。乃大宗師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之生平心事。有難於言語形容者。意謂己乃是有大道之人。可爲萬世之大宗師。然生斯世也。而不見知於人。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者。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於時者。蓋命也夫。即此一語。涵濬無窮意思。然此

大宗師。即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人。其不知爲知。即齊物之因是。眞知乃眞宰。即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皆德充符者。總上諸意而結歸於大宗師。以全內聖之學也。下應帝王。即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第七

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如前逍遙之至人神人聖人。即此所謂大宗師也。且云以塵垢粃糠。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

以爲天下國家所謂治天下者聖人之餘事也以前六篇發揮大道之妙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是聖人之全體已得乎已也有體必有用故此應帝王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迫不得已而應命則爲聖帝明王推其緒餘則無爲而化絶無有意而作爲也此顯無爲之大用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篇以無知二字作眼目此無知乃無心於世漠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

汝而汝也乃今知之乎言汝今日乃知不知之妙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向來世人祇知有虞氏之爲聖人而不知不及泰氏之爲泰氏也有虞氏其猶藏善美仁以要人此言有虞之不濟處蓋以仁爲善故有心以仁要結人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言有虞氏忘其功名但是世俗之行而未能超出人世而悟眞人之道妙以造非人之境也泰氏其臥徐徐徐紓徐閒之意其覺于于自得之妙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此言泰氏超越有虞虛懷以忘人呼以爲牛則以牛之未嘗堅執我見與物俱化其知則非妄知而悟其遊世心閒而自得且物我兼

性眞然情信。指道體而言。前云有情有信是也。此其體也。至其德用甚眞。不以人僞。卽已超凡情。安於大道。非人之境。而不墮於虛無。且能和光同塵。而未始拘拘自隘。此泰氏之妙也。蓋已得大宗師之體。而應用世間。特推緒餘以度世。故云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日中始。所見之人。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常法也。式程準也。義度人。言人君治天下。當以所出之常法爲程準。孰敢不聽而化諸。諸猶之也。言人君以此治人。乃治天下之常法。孰敢則人孰敢不聽而從其化耶。狂接輿曰。是欺德也。言若日中之說。乃非眞實之德。蓋欺德耳。謂人君恃己之能治。而欺其人。將以不敢不聽從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言大聖治天下。以不治治之。但以道在宥羣生。使各安其性。各遂其生而已。若以有心强治以爲功。則捨道而任僞。而猶越海之外鑿河。則失其大而枉勞。且如蚊負山。必無此理也。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言聖人之治天下。豈治外乎。正而後行。正。卽前云正生以正衆生。謂使各正性命之意。謂聖人但自正性命。而施之百姓。使各自正之。老子云清淨爲天下正。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眞確。能事。卽孟子之良能。言人各爲性命之正。天然自足。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今但使人人各悟性眞。則恬淡無爲。自化矣。又何假有心爲之哉。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社壇也。之下以避熏

蠛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言鳥鼠二蟲。天性自得。但高飛深藏而避之。而人心以機械而欲取之。故性。猶鳥鼠也。人君有心欲治之。能不驚而避之乎。外篇馬蹄。痛發明此意。

此上二節。言治天下。不可以有心恃知好爲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爲而百姓自化。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清淨爲天下正。若設法以制其民。不但不從。而且若鳥鼠而驚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遇也。無名人而問焉。爲音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從容安詳之意。而問之太倉卒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言任造化而爲人。非有心於世也。厭厭不欲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乃道之譬也。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之鄉。以處壙垠。壙垠。謂無際也。之野。汝又何帛。爲音以治天下。感觸也。予之心爲。無名責天根問之倉卒而無禮也。言我雖處世。但順造化而爲人。乘化而遊。若厭而不欲爲人。則乘大道而遊於廣大逍遙無爲之境。又何以天下觸我之心而若此耶。又復問。天根又問。必願聞其說也。無名因求教之切。故告之以正。汝遊心於淡。謂恬淡寂寞之境。合

氣於漠。漠。沖虛也。言合氣於虛。順物自然。不可有心恃知妄爲。而無容私焉。會萬物以爲己。大公均調。而無庸私焉。而天下治矣。必如此而天下自治。

此一節。直示無爲而化。治天下之妙。欲君人者取法返乎上古無爲之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假若有人。於此嚮向也。疾捷也。謂向道敏捷也。而明疏通明達也。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及也。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言如此之人。比於聖人者。胥胥靡之罪役也。易更番之工技之人。係羈係於市肆也。勞形怵心者也。

言嚮疾彊梁之人。亦似胥役之罪夫。更番不暇。工役之係肆。勞苦形骸。驚惕其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苦不暇。安能治民乎。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災。猨狙之便。捷也。執斲音狸。狗能執狸。來藉。藉以繩繫之也。言猨狙因便捷。故人得而繫之。以教衣冠。狗能執狸。人得而繫之。以充田獵。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言若嚮疾之人。可比明王。則猨狙與執狸之狗。亦可比明王矣。陽子居蹙然改容曰。敢問明王之治。言如是之人不可比明王。如是之人。不可比明王。敢問如何是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縱有功蓋天下。而不自居其功。化貸而民弗恃。而民不知恃賴。有莫舉貸者。與人之意。萬物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名。名不可得而舉稱。使物自喜。但使物物自遂自喜。猶言帝力何有於我。立乎不測。不可測識。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通指大道之鄉也。此全是老子爲而不長不宰之意。

此一節發揮明王之治。皆申明老子之意。以示所宗立言之本極。稱大宗師。應世而爲聖帝明王。以行無爲之化也。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如此乃可應世以治天下。但不知不測是如何境界。人亦有能可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子。乃不測之人。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卽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乃善相者。名季咸也。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言相人最驗。刻期不爽。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言畏其靈驗。恐說出不好之事。故皆走不敢近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列子將以爲神。故心醉服也。歸以告壺子。此乃列子之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意謂神巫超過壺丘子遠矣。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我之教汝者。但外面皮毛耳。既盡也。未既其實。其道之眞實處。全未示汝。而汝也。固將謂得道歟。汝將謂已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物有雌雄。乃能生卵。以比人有心對待。而相者乃見其禍福。若心能絕待。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又何卵焉。而汝也。以道與世亢。與人相比亢也。必信夫。以要人必信。故相亢以示己之長。故使人得而相汝。以不能忘己要人知之。故人亦因得而相之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若來以我示之。看彼能測我乎。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嚱。驚歎也。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言不十數日。卽死矣。吾見怪焉。

吾見怪之。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絕無生機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聞先生必死。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此下三見壺子。示之安心不測之境。此卽佛門之止觀。乃安心之法也。地文。乃安心於至靜之地。此止也。萌芽曰萌。草之未出乎不震動也。不正。猶顯示也。謂我安心於至靜。一念不生。不動不顯之地。卽心念俱灰泯絕。故面如濕灰。無生機也。是殆見吾杜止也。德機猶生機也。故將謂我止絕生機也。杜。絕也。嘗又與來。命明日再來看。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言汝之先生幸遇我。可以不死。而疾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絕也。權活動也。矣。

言我見其死而復活。乃有生機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鄩吾示之以天壤。**天壤。謂高明昭曠之地。此卽觀也。**名實不入。**言性地光明。一切不存也。**而機發於踵。**踵。最深深處也。言自從至深靜之地。而發起照用。如所云卽止之觀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言彼見吾善而不死者。以我示之以天機也。**嘗又與來。**再命明日更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言精神恍惚。顏色不一。齊。一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言待精神一定。而復相之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鄩示之以太沖。**至虛之地。**莫勝。**言動於動。今則安心於極虛。動靜不二。猶言止觀雙運。不二之境也。**是殆見吾衡。**平也。**氣機也。**言平等持心。動靜不二。故氣機亦和融而不測也。下壺子又講明前所示者。乃三種觀法。故彼莫測耳。**鯢。**魚盤於深泥也。**之審。**處也。**爲淵。**淵。湛淵。乃止觀之名。然鯢桓之所處。於深泥。以喻至靜。卽初之止也。**止水之審爲淵。**此喻觀也。止水澄清。萬象斯鑑。卽次之天壤之觀也。**流水之審爲淵。**流水雖動。而水性湛然不動。此喻卽動而靜。卽止之觀也。**淵有九名。**言定有九種。**此處三焉。**言我示之者。乃三種定法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返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言去之已無蹤影矣。已失矣。言即尋之已不得見矣。吾弗及已。言我追之已不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謂虛無大道之根宗。安心於無有。了無動靜之相。即佛氏之攝三觀於一心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言我安心於至虛無有之地。但以虛體而示狀貌。委蛇隨順彼耳。不知其誰何。故彼不知其誰何也。因以為弗鬯。言物之頹靡難於收拾也。因以為波流。言精神浩蕩捉摸不定也。故逃也。因此難測。故逃走耳。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初則列子未得壺子之眞實。故以神巫為至。今見壺子所以示神巫者雖善相。卒莫能測識其端倪。到此方信壺子之道大難測。而始知自已從來未有學也。而歸。辭壺子而歸。立志造修也。三年不出。專一做工夫。為其妻爨。言列子初恃自已有道以驕其妻。今能忘身而為妻爨。食豕如食人。初未入道而有人物分別之心。今則分別情忘。於事無與親。言無心於事也。雕琢復樸。先以雕琢喪樸。今則還純返樸矣。塊然不識不知之貌。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封。即齊物之有封之封。謂受形骸。是於大化之中。乃立人我。橫生是非。固執而不化者。猶有封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為紛授而封畛之也。一以是終。言列子竟此學以終其身也。

此一節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為而化。莊子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為何等人物。故特撰出箇壺子。乃其人也。即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

之境界也。如此等人。安心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方能無爲而化也。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亦可學而至。只貴信得及。做得出。若列子即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難以名言矣。

上言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重發揮應世之用。

無爲名尸。尸。主也。言眞人先要忘名。故戒其不可爲名尸。**無爲謀府**。智謀之所聚曰謀府。言一任無心。不可以智謀爲事也。**無爲事任**。言不可强行任事。謂有擔當。則爲累爲患。

但順事而應。若非已出者也。**無爲知主**。知主。以知巧爲主也。言順物忘懷。不可主於智巧也。**體盡無窮**。體。言體會於大道。應化無有窮盡也。**而遊無朕**。朕。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安心於一念不生之地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言但自盡其所受乎天者。全體不失。而亦未見有得之心也。**亦虛而已**。如此亦歸於虛而已。言一毫不可有加於其間也。**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用心。如明鏡當臺。物來順照。並不將心要應。事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卽物一至。妍醜分明。而不留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心應世。故能勝物而物卒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

已前說了眞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直結歸

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學問功夫効驗作用。盡在此而已。其餘種種撰出。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遊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儵忽者。無而忽有。言人於大化最初受形之始也。渾沌。言雖俄爾有形。尙無情識。渾然沌然。無知無識之時也。及情竇日鑿。知識一開。則天眞盡喪。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也。副墨以儵爲火。以忽爲水。渾沌爲土。似有理。太犯穿鑿。只如此解則已。

此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師。前頻言小知傷生。養形而忘生之主。以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皆知巧之過。蓋都爲鑿破渾沌。喪失天眞者。卽古

今宇宙兩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鑿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大地皆凡夫愚迷之人。槩若此耳。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其實所言無一字不是救世愍迷之心也。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卽予此解。亦非牽强附合。蓋就其所宗。以得其立言之旨。但以佛法中人天止觀而參證之。所謂天乘止觀。卽宗鏡亦云老莊所宗自然淸淨無爲之道。卽初禪天通明禪也。吾徒觀者。幸無以佛法妄擬爲過也。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華英精舍施錢一百二十千文敬刻此部連圈計字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五箇

光緒十四年冬十二月金陵刻經處識